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辽沈战役概述	杜聿明(1)
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	郑洞国(48)
锦州战役回忆	范汉杰(75)
辽西战役纪实	廖耀湘(90)
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经过	罗历戎(129)
平津战役蒋军被歼纪要 ... 侯镜如 梁述哉 黄翔 刘春岭	(140)
天津战役亲历记	林伟俦(152)
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	罗隆基(170)

附注

对《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经过》一文的

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

对《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的补

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辽沈战役概述

杜聿明

一 从陈诚的雄心勃勃到悄然离开

当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了蒋军一百多万,迫使蒋介石转入全面防御的时候,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各级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杜聿明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因为他自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跋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部队十八军等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多予克扣留难;以至众怨沸腾,议论纷纭,造成大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当时蒋管区社会秩序败坏,军纪废弛,曾流行着“军官总”、“青年从”、“伤兵院”、“国大代”、“新闻记”等所谓五毒,到处闯祸。蒋介石也渐渐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又指挥无能,就把蒋军种种败坏和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他的军事指挥权,由蒋亲自指挥。于是陈诚感到他当参谋总长,只能管补给而不能管人事,也对蒋介石私下埋怨。记得有一次我向陈诚请示时,陈满腹牢骚地说:“你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请示好了,我这个总长只是补给司令,其他我管不着。”正当这时,各方盛传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曾对我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的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

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①以后人民解放军大举进行夏季攻势,围攻四平街,风传陈诚来东北之声反形消沉。及七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夏季攻势结束,反动派宣传“四平街解围大捷,消灭敌人十万”。七日蒋介石发布“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八日我离开东北拟出国治病(以后未去),陈诚十二日即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到铁岭向新六军“授勋”,以资拉拢,^②这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认为陈诚势将来东北接他的事,即连上蒋介石七封信辞职。据熊以后在上海对我说,蒋一再复信抚慰,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决不更动东北人事。熊说:“我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亲笔信后,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蒋令陈来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谁同他再卖命。你看我四月间得到的消息不错吧。我原来就防蒋这一手而未防到,唉!……”又说:“陈诚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蒋面前失掉的信用。你等着瞧吧。东北‘共匪’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打,陈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领寒心,你等着瞧陈诚这个小鬼的好戏吧。”熊谈得非常愤慨不平。

八月初陈诚忽然秘密赴沈接替熊的东北行辕主任,^③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取消,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七月,美侵华头子

① 陈诚在一九四七年四月间派了一些特务到东北大肆宣传熊式辉、杜聿明等贪污腐化,并从各方面搜集证据,企图借此将熊、杜赶出东北,而他自己到东北去主持作战,打几个胜仗,以挽回在蒋介石面前失掉的信任。熊、杜为防止陈诚的攻击,就先发制人,大加整顿、惩办贪污,没收了东北中正大学教务长(以后任校长)余协中私人接收的纸厂,取消了沈阳代理警备司令彭壁生的职务,以赵家骧兼代,以掩饰自己的弊端,平息舆论谴责,使陈诚无从借口攻击。

② 在蒋军四平街保卫战中,杜聿明曾以陈明仁等守四平街有功,周福成等解围四平街得力,请蒋介石发给陈明仁青天白日章,发给周福成等云麾章。新六军这次因未照杜的命令完成任务,未请颁发,所以陈诚才又乘机拉拢新六军,亲来补授勋章。

③ 郑庭笈所写,《蒋军辽西兵团的复灭》一文中说:“一九四七年八月派其参谋总长陈诚至东北代杜聿明(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与原来事实不符。杜聿明是七月八日因病离开东北,已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交给郑洞国,陈诚八月初到东北是接替熊式辉、郑洞国的职务。

魏德迈到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这时，在蒋家王朝中有一些反对陈诚的人，认为他到东北去是得到美国主子魏德迈的大力支持，预料将来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蒋介石将尽先供给东北，妄想陈诚在东北打几个胜仗，然后将东北交给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但谁也不相信他在东北比熊式辉更搞得好。同时也谈论当时的中国是蒋氏的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蒋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谁也不会信任。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九个保安区司令及十一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四个军（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三个旅），又将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并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到东北，另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连同原东北蒋军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等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之多。（在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以后，热河之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他又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另一方面，排除异己：撤换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改由陈的心腹接替。据赵家驷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来上海对我说：当时曾有对陈诚好心好意的东北人对陈建议说：“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匪，就让他去投，今天投匪，明天我就缴他的枪。”口气真是不小。

当然，陈诚在东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有利于蒋介石王朝的事。他将东北蒋军正规军九个军扩充到十四个军后，就大加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到处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高立人驱逐出境。一时东北

人心也有些振奋,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

十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达十万人,把陈诚吓得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这时沈阳人民流传着一句讽刺陈诚的歌谣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当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结束,正“利用每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①之时,冬季攻势尚未大规模发动(其实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已在十二月十五日开始),陈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曾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扫荡。不料陈诚这一反动计划刚开始进行,人民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一月七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蒋军在东北精锐部队之一——新五军,并活捉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这时吓得陈诚手足失措,卧床发抖,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于八日亲飞沈阳。据说:当时陈诚将新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推到将领不服从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六军军长李涛。当日蒋介石召开东北师长以上会议,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去解新五军之围。其实据陈诚的副参谋长赵家骧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对我说:自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以来,打得陈诚心战胆寒,他并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在一月初连续发动攻击。当陈诚的所谓扫荡计划将要开始时即遭到人民解放军对公主屯发起的攻势。这时,陈诚已没有一九四七年秋初到东北时的张狂气焰,个人独断专行,而是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赵说:“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人民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犹疑不决,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六日晚上陈林达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可是陈诚

① 见《毛泽东选集》四卷第一二四八页。

下一道命令是比较简单的,而一个军的行动就不是纸上谈兵,划一个箭头就把军队调到沈阳的。新五军一开始行动就被人民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间消灭得干干净净。”

在陈诚这种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的情况下,既使陈林达部军心动摇,守无决心,退无依据,就在公主屯动摇不定;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地令廖耀湘兵团协同陈林达军击破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因之当蒋介石在开会中责骂廖耀湘、李涛之后,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说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蒋、陈二人觉得他们想借端惩办廖、李二人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无法执行,尴尬异常。争吵到最后,据当时参加会议的郑庭笈对我说,陈诚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接着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接着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攻到沈阳来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以表现他对“党国的忠贞”。

会后蒋介石召见各将领点名,勉励各将领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剿匪”任务。

蒋去后,陈诚见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接着就叫他的老婆谭祥(又名谭曼意)去南京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谭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龄打动了蒋介石的心,想把陈诚调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蒋囑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当时卫表示不去,蒋介石即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张群曾对卫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同时,谭祥为了急于挽救他的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立煌早日赴沈,并说:“东北‘共匪’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蒙着被窝到处钻,夜里钻到后方都看不到。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请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卫夫人韩权华以后对我说她

当时听了这话,觉得“有利有权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诚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悄然离沈阳飞回南京。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高级人员对陈诚在东北被人民解放军吓跑,成为笑谈的中心资料。有的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凶凶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不久,蒋介石也找我到南京去。我想外界传说陈诚是被共产党打得昏倒了,并没有特别的急症。我有些好奇心,就去看陈诚是真病还是假病。当即打电话到陈公馆说,“我想去看陈总长”,他的副官说:“总长有病不会客。”我又想要在蒋介石底下做事向上爬,可不能得罪陈诚,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表面上还是要应付他,于是决心去一趟,他见就见,不见就写一张名片,反正礼多人不怪。一到陈公馆,可巧他的副官不在,门口的卫兵接了名片要我等一等,然后带我进去。我见陈诚满面红光,比一九四三年在昆明患十二指肠溃疡病时^①的精神健康还好得多,不像个病人。我当时想陈诚真是被共产党吓倒的,当然他病是有的,但并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急病。这时蒋政权内部,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诚最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这些人,以后陈见反对之声日益盛嚣,于是又改变手段,想接见东北人士,加以拉拢。他于十六日奉蒋命电邀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米春霖、于济川等商讨东北问题。并为他自己失败作辩护掩饰,这也说明陈诚当时的病并不严重,尚能接见这许多人讨论东北问题。以后陈诚见到东北人士既吓不倒,又拉不到,仍然攻

^① 一九四三年陈诚在昆明为了奉承他的美国主子,经常举行酒会招待美军顾问,十月间有一次吃酒过多,十二指肠溃疡,当时消瘦异常,卧床不起,以后治好,经常吃一种流质食品。据一九四六年秋间陈诚对我说,他吃这种食品营养足,每一个钟头吃一次可以保证十二指肠不会发生问题,可是每天要花十几元美金。

击他，就请假赴美治病，借避舆论指斥，并经蒋介石批准。

陈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就溜到上海准备出国。四月间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要赴美治病，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白听到骂他的政敌高兴得笑了。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于归说：“中央‘剿匪’采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

陈诚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赶快搬到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

二 蒋介石、卫立煌间的矛盾

如前所说，卫立煌本人并不愿去东北，由于各方面的劝说，他才允许前往看看再说。

卫立煌去东北时，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给陈诚，要陈诚等卫立煌把东北情况摸熟后再离开。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但东北行辕主任仍由陈诚兼任，而不常驻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以顾全陈的面子。二十一日卫立煌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谈，次日由平抵沈。据闻总部人员大部由东北行辕调用，该部成立后行辕业务缩减，改为三组，分掌军事、政治、经济，由董英斌、董彦平、彭济群分任组长，彭并兼秘书长。陈诚向来到哪里，哪里就一把抓，机构臃肿庞大，无所不包；而一旦交给别人即必须削

减权力,缩小编制。卫立煌到东北代理行辕主任时,行辕的编制削减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蒋介石急于想以卫立煌到东北去,也不能不给与一定的权力,首先是将东北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卫,其次允许将陈诚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约四个军全部恢复充实,第三由关内增兵若干,并充实兵员补充装备。卫到东北后即注意恢复部队、补充整训。

这时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继续进行,于一月二十六日解放新立屯,歼灭四十九军二十六师。二十九日解放沟帮子,三十日解放盘山。陈、卫皆以东北形势吃紧,急派罗卓英于三十一日赴北平,当晚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冀辽热边区司令官范汉杰等举行会议,商讨华北与东北换防问题。二月一日会议结束,罗卓英同范汉杰返沈,向陈、卫汇报。陈诚以向北平乞援无望,而人民解放军在辽南继续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势,即于二月五日悄然离沈飞回南京。据郑洞国回忆说:“陈诚被人民解放军吓得逃回南京时,还拉着郑一同到南京,希望郑在蒋介石的面前为他作证,证明蒋军在东北的失败,是各将领不服从命令,而不是他指挥失策。当晚蒋介石单独约陈、郑吃饭,陈即向蒋介石讲了东北各将领的许多坏话。”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辽阳县城,歼灭暂编五十四师全部。九日人民解放军打到沈阳城南郊白塔堡附近。蒋介石为整肃军纪,命令卫立煌于一月二十七日就地枪毙放弃职守的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文礼。二月十二日蒋介石令卫立煌兼代东北行辕主任。十九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外围据点的法库县城,歼灭新六军暂六十二师全部,又解放东北钢铁基地的鞍山市,歼灭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全部,活捉师长胡晋生等。

自卫立煌到东北后,采取一种稳重态度,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部队长如何地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的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

这时蒋介石见卫立煌在东北不出沈阳一步，就一变原来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诺言，要卫留五十三军及二〇七师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急派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罗泽闓及副厅长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当时卫坚决反对，并派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二十三日同罗、李等人一同赴南京，二十四日飞牯岭，向蒋介石申述意见。卫以人民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蒋军在沈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一出沈阳即有被消灭的危险，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再相机打通沈锦路。但蒋介石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要卫立煌即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至锦州。蒋说：“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由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蒋交代郑要卫立煌放弃永吉、长春，将沈阳主力打通沈锦路撤到锦州。郑于二十五日即返沈阳复命。从此蒋卫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

郑洞国返沈后，卫立煌即召集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赞成卫的计划，而主张不实行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尤以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等主张最力。于是卫再派赵家骧、罗又伦赴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二十八日，人民解放军又解放开源。同时，人民解放军聂荣臻部三个旅，从冀东经兴隆、平泉向热东凌源前进，以截断蒋军辽热交通，进攻锦（州）榆（山海关）。

据罗、赵二人见蒋介石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到上海对我说：“这一回算把老头子说服了。”蒋介石承认：“卫在东北暂保现状，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到锦州。”当时我也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三月初罗、赵等返沈后，将蒋介石的指示向卫陈述，卫以人民解放军越打越强，分散孤立的小据点势将被人民解放军吃掉，即决心放弃永吉，集中长春固守，命郑洞国、赵家骧飞永吉下达命令指挥撤退。这时梁华盛已离长春，卫令郑在长春指挥部署，以策应人

民解放军的进攻。郑在长春部署完毕后，即飞返沈阳。

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永吉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满；十三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平街，歼蒋军一万九千余人。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冬季攻势已告一段落，共歼蒋军十五万余人。这时在东北的蒋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而中航公司，自三月八日起决定每日只有四架飞机运输物资接济。同时，卫打算赶快将向东北增调的部队及补充兵员运到葫芦岛登陆，另在锦州以及沈阳附近抓捕大批青年壮丁将部队补充齐全，加紧训练，以期长期固守沈阳。

可是蒋介石当时的方针，却与卫完全相反。他不从当时客观上的敌情、地形、敌我状况来确定方针，而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始终未忘将沈阳蒋军主力撤至锦州的想。他又召见卫立煌拟亲自说服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卫于三月三十一日中午过北平，在机场与傅作义长谈后，即由平飞京，当晚见蒋介石汇报东北情况，翌日上午十一时蒋介石再度召卫谈话。据卫的补给司令刘耀汉于四月初来上海对我说，卫到南京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见卫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一再要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坚决反对。蒋唉声叹气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能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说他从来未看到蒋有这样的窘态表现。于是卫就对蒋说：“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说：“好！好！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到锦州。可是一旦补充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路。”卫承认了，回来对刘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明天请你到美军顾问团去请他们帮忙运输……”刘接着说：“我第二天陪卫先生去拜会了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同意原则上尽量协助卫在东北剿灭‘共匪’。于是卫到十

一时再去见蒋委员长，委员长也答应照卫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主动攻击敌人，打通沈锦路。这样委员长的顾虑解除了，卫也很高兴，打算回去好好地整训部队。东北物资丰富，大有可为。不知陈诚为什么将东北搞得这样糟，东北党、政、军人员都骂陈诚：‘未打仗前他比谁都厉害，打起仗他比谁都松。’卫先生初去时，每天都被打，现在局势转好了，稳定下来，将来美军供应的物资运到，卫先生就有办法的。”又说卫交代后，他在南京同美顾问团交涉了两三天，一切装备补充运输补给的办法都同美方各部交涉妥善，他在上海家中看看就回沈阳去。^①

五月十一日美军顾问团为了进一步支援卫在东北的反人民战争，曾由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亲率美顾问及译员九人赴沈视察，并会见卫立煌，十二日视察抚顺，十三日始返南京。据郑庭笈回忆说，美顾问团这次视察时，廖耀湘、李涛和他亲自陪同视察新六军二十二师部队。该师当时表演轻重武器射击，和各兵种联合演习。除了美、卫间秘密交涉他不了解外，公开宣布的主要目的，这次来沈阳是（一）视察飞机场的设备大小及容机量；（二）找仓库，准备运输十个师的美械装备，预定在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运到；（三）视察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及二〇七师等美械装备部队，准备将超过年龄的轻重武器加以更换。视察后有一天卫立煌对郑庭笈说：“十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

卫立煌经过这次到京，既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援。卫回沈后，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为着实行他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每天整军经武，加紧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卫也不断亲到各军视察，参观新六军、新一军在沈阳附近的陆、空联合演习，七十一军在巨流河的防御战斗，四十九军的射击教育和近距

^① 刘耀汉是留美学生，在抗日战争期曾在外事局任翻译官，经常与美军接洽，担任蒋美间翻译。

离战斗演习。有一次卫和郑庭笈及工兵指挥官李贤视察沈阳铁西区各据点工事,计划扩充沈阳、锦州各机场,加紧修建锦西机场。对于抚顺矿油厂亦大加投资经营。

卫在东北整训一个多月之后,至五月初,蒋介石又令卫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这时卫当然不同意,即派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代表他赴京见蒋,申述利害,请示机宜。据廖耀湘说:“五月初我到南京见蒋介石时就已知道蒋介石决心把沈阳国民党主力撤到锦州,只留五十三军与二〇七师守沈阳。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我统率,随时准备行动。但卫立煌反对,他反对的动机如何,这里就不必谈了。”廖返沈后,卫、廖之间也发生矛盾。廖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卫怕廖将沈阳主力拉走,坚决反对,于是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十八日蒋又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城防司令梁华盛陈述沈阳战局,接着蒋介石再召第七兵团司令刘安祺赴京述职。据梁华盛事后到上海对我说:蒋介石的意见仍然是为了急于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他认为不可能,刘当然不敢接受蒋介石的这一任务,谁接受这一任务谁就会被吃掉的。

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将一月间成立的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到锦州。^①蒋要范汉杰到锦州时曾对范说,要范准备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并由山东抽调第九军黄淑部及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芦岛登陆归范指挥。六月初蒋又电范加紧准备打通沈锦路。这时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蒋即令范集中力量经营锦州,于是卫、范之间矛盾也日益加深。卫又怕范是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将部队调走,使

^① 原来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秦皇岛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挥。

沈阳更加孤立。经过蒋、卫间的几度争执，卫于七月二十日奉召到南京见蒋，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据卫立煌事后对我说：“指挥所我主张设葫芦岛，蒋主张必须设在锦州，以后我要范移葫芦岛，范也是听蒋的指示，不理我的意见。”据范汉杰说：“据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蒋军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蒋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要范打通沈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给范。”蒋介石的指挥作战，他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他的反人民战争就可以得到胜利的。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拿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嘱意于廖，见廖不可能从卫手中拿到他所希望的兵力执行他的计划，又嘱意于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之，蒋介石在东北的反人民军事方针，一直拖到九月间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而蒋、卫间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打不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

三 蒋介石亲自出马

当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时，攻势首先由北宁路榆、锦段开始。这时，蒋介石一方面对人民解放军这一决战性的战略估计不到，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将榆、锦路截断就可以“关门打狗”歼灭全东北蒋军，起初并未注意。而另一方面则因人民解放军已于九月十六日向济南发动攻击，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亦向锦州外围义县发动攻击，打得蒋介石头晕脑胀，顾了救济南，就顾不了援东北。所以蒋介石这时只有放开东北暂时不管，先集中他的精

力亲自指挥济南作战。同时也令卫立煌经沈锦路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卫与廖又坚决反对这一案。卫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解围后与锦州部队会合出大凌河向打虎山攻击前进。这时沈阳主力西出与东进之部队会师,所以就未实行蒋的命令。九月二十四日济南已被解放,东北义县亦已垂危。范汉杰连电乞援,蒋介石才召卫立煌于九月二十四日到南京开会,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仍然拒绝接受。最后决定空运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但蒋介石一面决定空运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另一方面仍强要卫由沈阳向沈锦路攻击前进,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的命令。而蒋介石本人仍在南京期待王耀武的下落,并日夜指挥空军对济南进行报复性的轰炸。

顾祝同、卫立煌及郑庭笈于二十六日飞沈阳。据郑庭笈说:“二十七日开始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到二十八日只运七十九师一个师(欠一个团),锦州机场已被人民解放军炮火封锁不能再运。”顾在沈期间,曾一再召集东北将领会议,要卫出兵沿沈锦路前进解锦州之围,卫仍坚决反对执行这项命令,认为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并与顾经过多次争吵。卫赌咒发誓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画押的意思)。”据廖耀湘说,当时他主张沈阳主力应乘东北解放军主力攻击锦州时一气撤至营口地区,卫立煌到这时不再反对廖主张撤至营口的方案,认为如不能照他的意见办时,可以实行这一方案。而顾未得蒋介石同意也决不敢同意撤至营口。这样双方争执了好多次,仍未能解决。据赵家骧以后对我说:“顾对卫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为了免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出辽西的命令卫是绝对不下的。”最后顾祝同见义县即将完蛋,要卫立煌出兵辽西仍无希望,只能将东北负责任将领的意见转报蒋介石作最后决定。顾祝同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南京,听说顾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九月三十日飞北平

亲自指挥，随行者有俞济时、郭忏、桂永清、周至柔、罗泽闓等。午后即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地图室里研究情况，对傅作义等十余人讲了一次话。据傅作义的回忆说：“那次讲话整个泄气，蒋大意说‘革命’发生了困难是长期的，他料到八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地讲过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而不是打气，尤其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接着说，这是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

以后一连几天蒋介石与傅作义商讨由华北抽兵东北的问题。商讨结果，拟调华北林伟铸的第六十二军、黄翔的第九十二军（以后只去二十一师一个师）及独立九十五师；另决定放弃烟台，调王伯勋的第三十七军；以上部队均由海运向葫芦岛集中，并调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在侯未到前由原驻葫芦岛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蒋介石在北平将应调兵力决定后，二日即赴沈阳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军事会议，对党政军各头目讲话，要他们“同心同德，配合军事完成戡乱大业”；并要求他的将领“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努力剿匪”。据郑庭笈对我说，蒋介石二日到达沈阳后，午后四时即在剿总四楼主持军事会议，到会者除蒋介石的随员郭忏、周至柔、俞济时等外，有驻沈阳的军长以上人员。首先是听取赵家骧的情况报告和廖耀湘等发言外，决定将沈阳蒋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会后晚间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和辽宁省厅长以上人员在剿总会餐，餐后厅长以上人员离开，蒋介石对师长以上人员讲话，大意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匪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一致动作，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郭总司令已经同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